阿尔罕布拉的三个“欧文”

章迪思

安达卢西亚素以其沧桑历史闻名，公元711年，摩尔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在接下来七百多年间，先后经历辉煌与衰弱，直到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人们经历战争，也遭受流离失所。

阿尔罕布拉宫是格拉纳达最著名的景观，格拉纳达陷落后，“末代国王”从阿尔罕布拉宫的后门逃离返回非洲，由此又给它蒙上一层神秘而悲凉的面纱。幸运的是，这座宫殿在战争中并没有遭受严重损毁，又经过了数百年的荒芜和挪用，19世纪起它的价值被重新发现，由此开启大规模的整饬修葺，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和旅游景点。

有意思的是，仅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就先后有三位名字为“欧文”的作者，写过关于阿尔罕布拉的著作。他们或如“报告文学”般精确还原历史到纤毫毕现，或由某个细节引申开去，由此开创全新领域。一样的宫殿，不一样的历史文本，构成了奇妙的互文现义。

三位“欧文”中最著名的当数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1829年春天，他来到阿尔罕布拉访古探幽，沉醉于摩尔人的文化而流连忘返。因种种机缘巧合，他有幸在宫殿里住了三个多月，由此写出了集随笔与传奇于一体的文学巨著《阿尔罕布拉宫》。这部作品充满了作者个人的浪漫想象。例如，他会写到半夜宫殿回廊偶遇的似真似幻的阿拉伯女子，也会写到国王为铲除异己而发动的权谋之争。只不过，这些或绮丽或勾心斗角的故事，大多不过是当地人口头以讹传讹的传说罢了。

不管怎么说，这位“欧文”对阿尔罕布拉宫的一腔热爱之情确凿无疑，也正是他，让这座宫殿以一种神秘、遥远的姿态走向西方英语世界。

相比之下，第二位“欧文”，罗伯特·欧文写的《阿尔罕布拉宫》，倒是与我的实际参观体验更为接近。

记得参观那天是整个西班牙行程中罕见的阴云密布、不见阳光的一日，阿尔罕布拉宫又位于内华达山的空旷高地，冷风吹动单薄衣裙，禁不住瑟瑟发抖。整个参观过程有点类似于网络购物“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宣传手册上空无一人、呈完美对称的精妙回廊，现实中虽不至于熙熙攘攘，却也拍不到没有人的空镜头；原本色彩斑斓的纹饰和玻璃，因为没有阳光的照射，也暗淡了几分。

但依然能感受到阿尔罕布拉宫的美。在高处回廊或观景台向远方眺望，绿色植被与低矮连绵的房子随着地势起伏穿插其间，会不由想起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真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啊，俨然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城。

第二位欧文写的《阿尔罕布拉宫》恰恰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它不只是一座宫殿，而是一群宫殿甚至一座小型城，这里曾有水渠灌溉庄稼和花园，有畜牧场，也有自给自足的商铺和服务业，所以在阿拉伯文献中，阿尔罕布拉不是“宫”，而是“城”。

那么它又是何时变成一座代表神秘悲怆王朝旧事的象征意义上的“宫殿”的呢？正是以华盛顿·欧文为代表的英美人，以及万千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此意义上，罗伯特·欧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他们，把阿尔罕布拉变成了一座“有毒的天堂”。

但阿尔罕布拉宫依然是有意义的。正如罗伯特·欧文所说，它的美，是基于比例恰当，基于令人错愕的复杂结构却有精确的几何法则做支撑。这里可以看到荷兰画家埃舍尔一些经典图形元素的出处，第三位“欧文”也即将登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欧文·琼斯从阿尔罕布拉宫的护壁瓷板上临摹下来的多种图案，成为其被誉为装饰艺术开山之作的《装饰入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通过这第三位“欧文”，中世纪摩尔人的设计成为了英国工业设计与商业设计的灵感源泉。直至今日，装饰艺术家仍能从散布于各处的花纹、灰墁中获得图形设计的灵感。

不过话说回来，纵使三位“欧文”对阿尔罕布拉的阐释多么出神入化，依然替代不了亲身前往，实地欣赏获得的观感。其实那里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有日出日落，有喧闹的游客，也有相对无言默默看手机的年轻情侣。那些用文字书写的传说，在今日的阿尔罕布拉几乎找不到半点痕迹。有时候，史家和文学家出于兴趣和爱，对一片土地一段历史反复书写，究竟是让它更接近真实，还是相反？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外国人起名似乎缺少创意，一座宫殿，前后三个“欧文”，有名有姓，真把人给搞糊涂了！

用经济学的视角阅读历史

华说

《孟子·梁惠王上》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梁惠王所问非人也。孟子何许人也？一生以传承儒家之道统为自己的“天之大任”，张口闭口，言必谈“仁义”。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梁惠王甫一见面便问“利”在何方，被数落和教训一顿是势所必至的。以当下的流行语言之，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自然话不投机。

不能因此说梁惠王是一个经济学家（一笑），但单刀直入一上来就问“利”在哪里，确乎是经济学的思维。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是说人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无一例外。这自私的假设，经济学处理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最大化”。

可能是因为直言“利”，经济学往往被世人视为赚钱之道、之术，这是莫大的误解，其实是小觑了经济学。经济学是什么？它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现象的科学。科学云者，可观察，可验证也。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是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家庭、教育、歧视、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第一人，引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不满，将这种行为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家庭、教育、歧视、犯罪等社会问题都是人类的行为和现象，其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何奇之有哉！那么，历史又如何？历史是过去的人们的行为和现象，当然也在其研究的范畴之内。

经济学中的“人”，其行为受到何种规律的约束？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那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需求定律说，价格下降，则需求量上升。有市场，这价是指市价；没有市场，这价是指代价或者成本。这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市场，需求定律皆适用。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的法门，是看局限的变动带来的“价”——市价或者代价的变动，然后放到需求定律，来解释或者推断行为和现象的发生。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于是无可避免。凡有社会，必有竞争，有竞争，必有冲突。要处理和解决这竞争带来的冲突，竞争必须决出胜负，而要决出胜负，则需要决定胜负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既为所有参与者接受，不管强制还是自愿，则竞争决出胜负，冲突随之解决。这游戏规则，张五常将其名之为“合约安排”，其主要用途是约束竞争。传统经济学着重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项，合约安排的出现，填补了经济学的一大缺环，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为之跃升，不仅可以解释的世事范围大幅扩展，而且很多事情从合约安排的角度看得更为清楚。

史学治史，洋洋大观，是一道风景，引入经济学的视角，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观，而人所罕至焉，所见新奇、有趣，乃非常之观也。（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之谜：一个经济学的答案》作者自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夜光杯

三月莓

梁莉

又是三月莓红透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莓树，在向人们发出深情的邀请。

“小妹，吃莓子吗？真甜。”小时候寄住在外婆家，每到阳春三月，比我大两岁的表哥就会这样问我。他常领着我上山采莓子。表哥是采莓能手，我跟在他后面，准能吃个不停，但表哥的手却会被莓枝上的刺钩出血。

我体弱多病，每年莓子成熟的季节，也是我发病的时候。一次，我发高热，嘴里发苦，吵着问外婆要糖吃，可怜的外婆哭成了泪人。“乖，别哭，外婆就给你买糖去。”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被关进了牛棚，失去经济来源的外婆哪有钱给我抓药买糖呢？突然，我看到表哥从外面飞奔进屋：“小妹，给你采的莓子，快吃吧，吃了病就会好的。”莓子甜甜的汁液冲刷着我嘴里的苦涩，我觉得清醒许多。我睁大眼睛，只见表哥托着桐叶包站在面前，两只手上都是血痕。我哭了，泪水和着液汁一起往下咽。可表哥却笑了。吃了三月莓，我的病竟好了。后来见到被“解放”出来的爸爸时，我告诉他，是表哥用三月莓治好了我的病。

春去秋来，我长大上了大学，表哥成为一名人民海军。莓子又红的时候，表哥回老家探亲。表哥在家住的那些天，连下大暴雨引起了山洪。一座水库决堤，洪水怒吼着铺天盖地而来，威胁着许多人的生命。就在那一天，表哥为了救五名落在洪水里的孩子，被一根冲来的树桩撞倒，卷进了滚滚洪涛……

我闻讯赶到表哥出事的老家时，见到的是人们脸上一串串的泪珠和一座刚筑好的坟。我环顾四周，只见漫山的三月莓熟得更红。我哭着奔向莓丛，颤抖着采回一大捧红透的三月莓放在表哥坟前：“表哥，吃莓子吧，我给你采的。”空旷的山野没有回声。

我把一棵茁壮的三月莓栽在表哥的坟头，让绿色的莓叶遮住黄色的泥土。泪水中，我仿佛看到表哥，正捧着莓子，微笑着向我走来……

百年名街的不解情结

俞亮鑫

纪录片《陕西北路》拍成了。作为出镜嘉宾我很激动，在开播仪式上谈了一番自己对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情结。无论是在当静安区人大代表，还是在当市政协委员期间，我几乎每年都递交这条马路的建议或提案。

我与这条绿叶婆娑、文化深厚的陕西北路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1980年，感受颇深，当年，《新民晚报》复刊筹备组就设在陕西北路上。

也许冥冥之中与陕西北路有缘，晚报在九江路临时社址度过了十年之后，搬至延安中路和威海路的两处正式社址，这里也均与这条百年老街近在咫尺，相隔仅百米，每天上下班我都要路过陕西北路，这也让我知道了更多这条马路的“前世今生”。

10年前的一天，对党史研究颇深的好友吴基民对我说：“你知道吗？现在的时尚高楼恒隆广场，当年就是上海大学的遗址，它培养了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也孕育了五卅运动……”我听后一惊，自己每天走在这条马路上，竟不知在霓虹闪烁、广告林立的繁华背后，会隐藏着这些沉甸甸的红色历史故事。

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陈望道等在上海大学这一红色学府进行过演讲，瞿秋白还在这儿唱响过他翻译的《国际歌》，这里走出的优秀学生中有王稼祥、博古、杨尚昆等。我当政协委员第一年，就以陕西北路为例，写了第一份提案《应让历史文化与繁荣商业交相辉映》。

陕西北路过去名叫西摩路，仅新闸路至巨鹿路短短1公里中，就有名人故居、历史建筑、文化遗迹等21处，有荣家老宅、马勒公寓、怀恩堂、西摩会堂、崇德女中、华业公寓等。

与上海大学遗址仅一步之遥，就是宋家老宅，不仅宋氏三姐妹和她们家人在此居住，许多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也在此登场，这是一座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花园别墅。在这里，蒋介石和宋美龄举行了轰动一时的蒋宋联姻，宋庆龄创办了第一个新型的中国福利会托儿所。可见，陕西北路这条历史文化名街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变幻，留下了南北和谈的历史记忆，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浓郁的海派文化特色。

知道了更多这条百年马路的历史故事，我几乎每年都递交有关陕西北路的政协提案。现在恒隆广场门口草地上的上海大学遗址石碑以及陕西北路上一些建筑文物的铭牌，就是静安区文化部门对此的积极回应。市政协委员们还在宋家老宅举行推进陕西北路历史文化对社会开放的提案研讨会，以求推动建筑文物开放重点“突破”。

我工作在静安区，生活在静安区，数十年漫步于这条名街，件件提案，次次发言，点点努力，感慨良多。上海现有三条百年老街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即徐汇区的武康路、虹口区的多伦路和静安区的陕西北路，它们都是上海响亮的文化品牌。陕西北路是其中第一条被拍成纪录片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荧屏传播也能让社会大众更加珍惜和关注上海百年马路的历史文化。而上海城市的历史文化精华，也大多凝结在百年马路的建筑文物之中。

假日 （油画） 徐晓伟

群主老郑

林筱瑾

序跋精粹

认识老郑，源于多年前一次征文比赛，获二等奖的是他和初入写作之门的我。当主持人报上老郑的名字，见有长者一步一拐地走上台来，我这才看清他是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腿疾的残障人士。洋洋洒洒的获奖感言博得台下阵阵掌声，合影时老郑一身红衣、稳健的站姿在队列中特别出挑，颁奖会结束他主动留电话，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联系。

之后加了QQ，在报端看到他文章时会向他祝贺，又不久，跳动的头像下传来他加入作协的喜讯；再后来有了微信，他的文字透过朋友圈传达着能量。

业余，我凭着兴趣和直觉码字，老郑的点拨常令人茅塞顿开。近年愈加多见他的作品，那些关于本地闲话、上海旧事、网络新贵、都市时尚的带着温度和睿智的文字，催人共鸣，其中《听自己讲那过去的事情》还在网上广为传播。在这个勤奋、热爱生活的慈目大哥长者面前，我再没敢懈怠手中的文笔。

某日，老郑说想邀请我进他建的以退休文学爱好者为主的“金色池塘”文友群，一入群，我看到有二十多个文学爱好者活跃在“池”中。群主想鼓励众人把生活中精彩的感悟写出来，并把他的经验和资源无私地分享给大家，还邀其朋友兼沪上文坛的大家们来举行讲座，以扶持热爱写作的新人。在老郑的影响下，爱跳广场舞、爱K房练歌的50后姐妹兄弟，陆续在报纸上发表了处女作，资深一点的群友写起了小说，更有的成了专栏作者。素昧平生的人们因文学而相遇，因坦诚而分享，因关爱而温暖，“金色池塘”蓄满向上正能量也成为交流平台。那些少时的梦想种子，在知天命和花甲岁月里纷纷发芽，老郑此时又像个搬运工，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大家，比谁都乐。

老郑财务出身，缜密的大脑统领这支20来人的文学部队绰绰有余。一次，还发起组织过80多位同学好友的海安之旅，一丝不苟地包揽了车宿收付费账务工作。他无视腿恙，单车代步，骑车速度能追风。“爱动”的脾性连在部队干了十年的群友“王政委”都自叹弗如。有位群友癌症术后经五年治疗康复，老郑出点子定制了写有“重新出发”字样的生日蛋糕，率全群赴长兴岛慰问；腊月里，他一手老年大学练就的欧阳询楷体，忙着为大家挥写春联；年前，他又精心策划了文学群的联谊聚会，精选三年来的活动照片，印刷成册。

如此“好动”、面色红润、慈眉善目的兄长，众人都暗自纳闷他的活力之源，老郑一定遗传了他不凡母亲的基因。我们后来才知郑母37岁时丈夫就蒙冤去世，一人含辛茹苦把6个孩子拉扯大，还屡被评为先进直至光荣退休。在子孙孝顺的晚年耳聪目明、生活自理，去年悄然走完96岁的人生。

一个残障人士没有安然享受政府给予的抚恤，却如对待事业一样，精心扶持自己创立的文友群，率领着一支健康人的写作团队，在自我的燃烧发热之中，把别人的梦想照亮。

他就是我们金色池塘文学群群主，郑自华先生。

十日谈

平凡中的伟大

责编：殷健灵

老邱在学校烧水送茶三十多年，温暖了许多人。